

裹棉刀

霍桑探案
袖珍叢刊之五



程小青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四版

探案裏棉刀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程小青

發行人 李厚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姚序

重慶的夏季長有惱人的燠暑，教人們憚於出門而且懶於做事，但一個經常使用腦力的人却又不習慣於這樣的「安閑」，因此，我不得不給廢置了的腦力尋覓一個側面的出路，而我就有機會去讀了五六百本的歐美偵探小說。

說起偵探小說，在我們的「壁壘森嚴」的新文壇上彷彿是毫無位置的。一般新文學家既不注意它們的教育的作用，亦無視它們的廣泛的力量。往往抹煞，以爲這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意兒；於是，「定區」即「不」顧。而新讀者們亦無不菲薄着它們的存在。若干年來，偵探小說在戰亂國內雖然區保着大羣的老讀者，也一直爲更大羣的新讀者所需求，然而，就外國作品說，廿年前推崇柯南道爾，廿年後還是推崇柯南道爾；就本國作品說，則除了程小青先生的霍桑探案以外，更找不出第二種水準以上的作品。這種情形即使不能說是什麼了不起的損失，但在一個真正喜歡偵探小說的讀者看來，

至少是頗有遺憾的。

因此，在今年夏天讀過了大批的新的偵探小說以後，我尤其固執地覺得偵探小說實有介紹（不論是翻譯或創作）的必要：第一，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裏所用的推斷的方法（deduction），這對於「不動天鈞」的人們實在是一種最好的教育；第二，我喜歡每一本偵探小說的精密的設計與謹嚴的結構，這對於習慣着凌亂無章的社會大眾應該有一種有益的唆示；第三，即就作品本身以言，近年來偵探小說的作家的進步實已遠超於柯南道爾之上，我們的不能再以福爾摩斯的智慧為滿足也正是一種重要的借鑑與啓發。而且，在事實上，偵探小說既有其廣大的讀者之羣（你要知道，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氏及此次歐洲戰場主將艾森霍華將軍都是偵探小說迷），則如何給與這一羣愛好深思的讀者以新的（進步的）滿足也不會不是出版界所願致力之事。祇要看一看歐美出版界所刊行的偵探小說的數量，（它比其他的文學書籍更多，平均的銷路也更大），就可以明白這種「小玩意兒」儘管不被列入於文學界的偉大的收穫，却自有其不

容否定的社會教育的力量。

——上面的一些意見，在我這一次回到上海來以後，跟小青先生一見面就談到了。我自己固然覺得「卑之無甚高論」，而小青先生却欣然許我爲「知音」。他的霍桑探案，我是早已讀過了不少的；但當他送了我幾本近年的新著而一口氣讀了以後，我深深覺得他也像歐美的偵探小說作家一樣，近年的新的進步是可驚可佩的。若干年來，小青先生已寫下了幾十種長短不等的作品，不客氣的說，其中自有一部份顯得不夠深度（我是以歐美名家的偵探小說來做尺度的），但我敢說，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是高出於一般水準之上的，即比之前代的柯南道爾及今代的亞伽莎克麗斯丹（Agatha Christie）諸氏所作亦可毫無愧色。尤其在這寂寞萬狀的中國偵探小說之林中，他的「獨步」真是更爲難得而更可珍重了。

更有進者：從抗戰開始到勝利達成之間，上海文化界所遭受的壓迫與蹂躪

使人不堪回首。一般無行的文人，或爲敵僞作罪惡的鼓吹，或以筆墨事色情之誘惑，醜態畢露，穢跡久彰。而小青先生始終持正不阿，兀然無變；現在我們讀了他的「舞后的歸宿」，「活屍」這兩本書，還顯然看得見他的苦心與誠意。我總覺得每一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的思想與行動，不單表見着作者的智慧，而且也表見着作者的正義感。從這一點說，小青先生的作品就應該還有另一種更高的評價。

事實上，我不是一個給小青先生的作品來寫序文的適當的人。不過，在老友的立場上，我一直知道小青先生的寫作偵探小說始終懷抱着一個高尚的動機，而在讀者的立場上，我更一直佩服小青先生的作品的從不粗製濫造，亦從不靠老牌子賣弄那些無聊的「血頭」。因之，我面對着這一套書，我願意給他一個祝福：

——祝福小青先生所賦予霍桑的智慧能夠在這一個罪惡滋多的社會中充分發揮着一種制裁的力量。

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之日，蘇鳳謹序。

霍桑探案

裹棉刀

（袖珍叢刊之五）

程小青著

一 一件沒頭沒腦的兇案

這案子的紀錄，在我的日記冊上佔着較前的頁數。那時我還沒結婚，和霍桑一塊兒住在愛文路七十七號。一雙「光棍」，倒也無罣無礙地相處得十二分和諧。這件案子發生的地點，却在蘇州，那時候我們倆恰巧一同回蘇州去吃我們老同學的喜酒，無意中遭遇了一件詭祕的疑案。

那是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清早，我剛在床上翻了一個身，張開睡眼向窗上望了一望，還是烏油油的，似乎天還沒有亮足。我正想合着眼睛再安眠一刻，猛聽得霍桑在隔房直着喉嚨叫喊。

「包朗，包朗，快醒醒罷！大概有什麼案子——或許是兇案發生了！」

我聽着句刺耳的招呼，不由的不掀開了被窩，從床上直跳起來。如此大清早，什麼兇案？莫非霍桑在那裏說夢話？我正待問他，忽聽得樓下辦公室裏的電話機正鈴鈴地響着；我才明白那電話的鈴聲必已響了好一回，方纔我因矇矓未醒，耳官不靈，所以沒有聽得。但霍桑的官覺好像是特別敏銳些，無論醒着，就是當他沉睡的時

候，一有什麼聲響，他也會得驚覺的。

我一面穿上衣褲，一面沉沉地思索，早聽見霍桑急促的步驟，從他的臥房裏出來，一直奔下樓去。在這樣清早時候，有這樣急迫的電話，難道果真有什麼兇案？假使如此，那真是事不湊巧了。

原來我們倆昨天剛從上海回蘇，後天是我們同學沈伯鸞的婚期。我們一來是特地下來吃他的喜酒，二來也想借此機會休息幾天，換換新鮮空氣。如果此刻真是有兇案發現，那末不但這休息的計劃落空，恐怕連喜酒也吃不成呢。一會兒，我又聽得霍桑上樓梯的聲音，我急急開了房門走出去迎他。

霍桑一見我，向我呆視了一下，便說：「包朗，這真是糟透！我們因着覺得上海的喧鬧煩擾，想到蘇州來休養幾天，不料時間先生還容不得我們偷一會兒閒；包朗，眼前又有重大的擔子加到我們肩頭上來了。」

我忙問道：「怎麼？當真有什麼兇案？」

霍桑點點頭。「正是，據說是死了一個女子，却不知道是誰殺死的，又是一件沒頭沒腦的兇案。其實我剛纔從睡夢中聽得了那琅琅不絕的電鈴，早料定是一件兇案無疑。」他又解釋似地補充說：「因為我們回到這裏，知道的人不多，況且電話在這個時候來，當然可以料到八九分。」

「這電話是誰給你的？」

「警廳裏的王寶山。」

「可就是昨天晚上來訪你的那個王寶山？」

「正是，他新近接任了偵探長的職司，爲人倒也謙和。你總也瞧得出。」

我笑道：「他一聞得你回蘇的消息，便親自過來問候，的確可算得謙和極了。但牠的謙和，恐怕是由於你的大名引動他的罷？」

霍桑搖頭道：「你不要持論太苛。人家既然肯移尊就教，禮尚往來，我們也不應高自位置。」

「那末你打算怎麼樣？」

「他約我們在警廳裏會面，然後再一同去查驗。據他說這是一件無頭的疑案，不能不請我們幫助。看起來我們不得不走一遭了。」

我笑了一笑，應道：「你既然願全交誼，我也當然要奉陪了。」

我們冒着曉寒，離了十梓街的寓所，向警廳進行。到那裏時，王寶山等候已久。王寶山是個雙料個了的人，年紀還祇三十上下，方方的臉兒，烏黑的眼睛，看上去像很有能力。他穿一件深青呢駱駝袍子，打扮也還樸素。他一見我們，便操着北方土音，很熱誠地歡迎我們。

他說：「這樣早我來驚擾二位的清夢，實在抱歉得很。承二位不棄，肯來幫我的忙，更是感激不盡。」

霍桑忙應道：「寶山兄，別客氣。剛才你既然說這案子有些棘手，不能耽擱，那末我們不如就往發案地點去查察一下。」

王寶山連連點頭道：「很好。他家住在花街巷，離此不過半里多路。我們不妨步行，可以乘便談談。」他告罪了一聲，便在前引導，大家離了警廳，逕向花街巷去。

霍桑和他並肩地走，乘機問道：「這案子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王寶山道：「發生的時間，據說在昨晚十點半鐘，但報到西區的時候已經不早，又從西區裏報告到總廳，更從總廳裏傳信給我，已經是今晨兩點三刻了。」

「你一得信息就去瞧過一次嗎？」

「是的。那家姓姜，主人喚做姜志新，是一個米商，死的就是姜志新的正室，還是一個中年婦人。同時屋子裏還失去了幾件貴重的首飾。」

「怎樣死的？」

「看死者的情狀，像是刀傷致命，但不知是自殺、還是被殺，情迹上十分離奇。這就是要請教先生們指示的。」

霍桑沉吟了一下，又問道：「你可曾和那姜志新談過話？有沒有什麼端倪？」

王寶山搖頭道：「沒有。志新在發案之前早已往無錫去了。我還沒有機會和他會過。他接了他的妻兄的報警電報，覆了一個回電，說趁今天早車回蘇州來。」

「那末，此刻他家裏還有沒有可以問話的人？」

「除了死者的胞兄在發案以後才到場的不算外，志新有一個姑母，和死者一塊兒住着。此外還有一個守門的老僕嚴福，和一個供奔走的小僮，名叫阿毛。」

「這三個人你都究問過了嗎？」

「我約略問過幾句。有一個要點，三個人的話是相同的，就是發案的時刻，三個人都說在昨夜二更過後，約摸在十點半鐘。等他們聞得聲響奔到房裏去，除了地板上的死者，却都不見一個人，並且就屋子的地位看，也絕沒有兇手出進的通路。」

二 屍室中一瞥

霍桑點了點頭，便不再續問下去。因為這時我們已到了花街巷。不多幾步，王寶山便走進一宅朝南的舊式高屋裏去。我們進齋門時，見有兩個警士左右站着，諒必是發案以後被派守在這裏的。我們穿過了天井，走到內進，有一個穿絲棉黑緞袍子，身材瘦長的中年男子走出來招呼。那人姓許，名守璧，是死者的胞兄。他是裕昌當舖的經理，談吐很溫文，分明有相當的修養。他自從昨夜得了兇耗，便來到這裏主持一切。他因着王

寶山的介紹，見了霍桑，便說：「舍妹一定是被人謀財害命，要請霍先生追究主兇，替舍妹伸雪。」霍桑略略應酬了幾句，便跟了王寶山上樓，一直到死者的臥房裏去。

我們走過客堂，左手轉彎，便是樓梯。到了梯頂，迎面就是西側廂的門口，房門開着。霍桑悄悄地探頭進去。我也乘勢望了一望，是一個房間。我瞧見一個五十以上的半老婦人，身穿一件玄綢的棉襖，躺在一張榻上，旁邊有一個小使女伺候着。老婦的面上滿現着驚駭的顏色，伊的頭不住地在轉側移動，好似因着受驚太深的緣故，神經上已起了變動。

王寶山低聲道：「這就是姜志新的姑母——是個老處女。你可要喚伊出來先問一問？」

霍桑搖手道：「不必，等驗過了再問。」

王寶山點點頭，又用手向對面一指道：「那末，我們可往對面的東側廂裏去——那就是死者姜許氏的臥房。」

這時我們已走到正中客堂樓的門口，門上掛着一幅氈質的門帘，瞧不出那門開着還是關着。

霍桑問道：「這是什麼人的房間？」

王寶山道：「這是志新的書房。當他出外的時候，總是關鎖的。」

我順手把那厚重的門帘掀了一掀，果真有一把耶耳氏的銅鎖鎖着。我們再進一步，便是死者的臥室，一跨進去，便覺有一股冷氣撲面。那一種淒慘的情狀，不由的不使人毛髮聳豎。

那房間是長方形，尺寸很大，東西兩面都有窗子，窗框都是廣漆的。西面靠天井的一行是明瓦窗，共有六扇，此刻都緊緊關着，沿窗有紅木的桌椅。東窗雖祇有兩扇，却是玻璃的，所以全室的光線，單靠着這窗。對這東窗略偏一些，設一張銅床，床上掛着白色細紗的帳子。銅床斜對面有一隻西式梳妝檯，檯上除了一隻瓷殼時鐘，一隻江西瓷燭盤以外，還有一盞白瓷罩的煤油保險燈。近房門的壁上，排列着兩幅硃紅漆描金的箱子，和一口紅木衣櫥。

我們轉到床前，便見一個穿黑緞灰鼠皮襖和茄花色軟緞時式大腳管夾褲的女屍，側面地倒在地上，一隻左腳還擱在床沿上面沒有落地。

我不覺失聲問道：「寶山兄，你不是說這婦人是刀傷致命的嗎，爲什麼竟不見一點血迹？」

王寶山還沒有回答，霍桑忽回頭來向我睇了一眼。

他說：「你仔細瞧好啦，何必多問？你不見伊的腹部有刀柄露着嗎？」
我有些不好意思，覺得自己真太魯莽。我定睛細瞧果真見婦人腹部的左邊，露出一

把刀柄。那柄上還裹着一大團棉花，棉花的顏色却已變成了紫黑。我纔知道傷口裏流出來的血液都被那棉花吸住了，故而別的地方絲毫沒有血迹。

霍桑彎着腰注視着那刀柄，自言自語地說，「奇怪！」接着他又回頭問王寶山道：「這個狀態和你方纔所瞧見的可是一個樣子？」

王寶山應道：「是，我一到這裏，瞧見了這個模樣，便吩咐屋中的人們，不許把屍體移動，以便等天明了請先生們來檢驗。」

霍桑挺直了身子，沉吟道：「那木這個狀態就很有研究的價值，我們不可不注意一下。」他伸手從衣袋中摸出一個放大鏡來，屈了一膝，俯下身子去，先在那兇刀的柄上照察。一回，他又襯着一塊白布，將那把刀緩緩地拔起來。那刀鋒足有三四寸長，可見陷入腹部很深。他隨手交給王寶山藏好。

我瞧那死婦人的年紀，約摸有三十左右，梳着那時流行的S形髮髻，並不蓬亂。伊的臉是瓜子形，兩頰上露出些高凸的顴骨，顯然是一個作事有定見的婦人。這時伊的面孔上雖還留着些脂粉殘脂，却仍掩不住灰白，嘴唇和眼睛都微微開着，瞧去真有些怕人。伊身上那件黑緞子皮襖的左腋下的一部，鬆起了許多，好似被人在那裏抓了一把的樣子。屍體的旁邊，有一張紅木小茶几，但已橫倒在地板上；此外還有許多碎塊的瓷片，也散在死者頭部的周圍。我更將視線移到床上，那條淺紫花綢棉被，雖經動用，但

並沒有十分擾亂之狀。

王寶山忽然說道：「這傷痕真有研究的價值。」

霍桑正聚精會神地在那裏細驗地上的碎瓷片，和端相死者的全身。當王寶山自動發言的時候，霍桑正用放大鏡瞧到屍體的頭部和頸項上面。

他站了起來，才應道：「不錯。你的意見怎樣？」

王寶山道：「傷痕偏在左腹，而且刀鋒向外，傷口的邊沿還有些屈曲的樣子，似乎卞月時手有些抖顫不定。先生，你以爲怎樣？」

霍桑放好了放大鏡，答道：「你的測度很近情理。請教還有什麼高見？」

王寶山頓了一頓，突然衝口而發地說：「我以爲這樣的傷痕，很近於自殺！」他說完了瞧着霍桑的臉，好像要等他下一句批評。

霍桑卻毫無表示，安閒地問道：「有什麼根據？」

王寶山道：「我有過好幾次經驗，凡自殺致死的人，大概都用左手執刀。若使右手執刀，往往都不能致命。因爲人們習慣用右手，控制力比較強，常不免因痛縮手。現在這個傷痕竟使我疑到這層。霍先生，你可贊同？」

我見霍桑一眼不霎地凝視着那傷口，沉默地不答，便順機說：「既然是自殺，屍身爲什麼有這個樣子？而且這翻倒的茶几和碎瓷片又有什麼意思？」

王寶山尋思道：「也許伊自殺時躺在床上，下刀後身體牽動，便從床上瀉下來，同時撞翻了床面前的茶几——霍先生，你看這見解怎樣？」

霍桑仍撫摸着下頰，沉吟了一回，纔點頭應道：「你這見解固然也有意思，但此刻案情還沒有明白，若使單靠這外面的迹象，便下斷語，似乎還嫌早些。」

王寶山忙道：「霍先生，你說得對，我方纔的話，本是單憑着迹象而說的。現在先生可要喚那姑母進來問幾句？」

霍桑道：「很好，費你的心。」

三 藤線印子

王寶山應命走了出去。霍桑的目光便不住地向四面活動。一會兒，他又兀立着端相那屍體。我在這時緩緩走近那兩扇東面的玻璃窗。窗上本有鐵栓，此刻却只是虛掩着，並且還露着一寸來往寬的隙縫。我豎起些脚尖，向窗外一望，是一條小巷。我定了一定方向，便知這就是從花街巷通到八良士巷的一條橫巷。喚做小八良士巷。我想把窗子開了，向下面瞧瞧，既而一想，這窗子霍桑還沒有瞧過，我不可亂動，便祇在那廣漆窗檻上瞧了一瞧。我忽發見窗檻中央正當隙縫的所在，有一處很顯明的磨擦痕迹

我不禁驚喜地喚道：「霍桑，這裏有線索呢——」

霍桑忽低聲答道：「別這樣大驚小怪。我已經瞧見了。」

我一回頭，忽見霍桑早已立在我的背後，倒使我吃了一驚。我說道：「這裏有磨擦痕迹，你也已瞧見了嗎？」

霍桑點點頭，一面又取出放大鏡，湊在窗檻上照驗。我也跟着細瞧。

我又失聲道：「唉，霍桑，這痕迹彷彿是因着蔴繩的磨擦而成的。」

霍桑立即應道：「是，包朗，你的眼光真不錯，不過還應修正一下，是蔴線，不是蔴繩。瞧，那裏還有幾縷蔴絲哩。」

他順手把窗向內一拉，便閉的一聲開了，果然有幾縷細蔴夾住在窗框下面。我乘勢向窗外一望，覺得這房間雖在樓上，但窗口離小八良士巷的地面至多不過十三四英尺，假使有人利用了繩索從這裏上下，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我回身向霍桑道：「看這情形，方纔王寶山的推測有些靠不住。」

霍桑一聽，立刻把他的眼光從放大鏡上移到我的面上，詫異地問道：「這話怎麼說？」

我答道：「王寶山的推測，可惜忽略一些。他祇憑着偏面的迹象，便疑心是自殺。假使他觀察到這個痕迹，可就不會貿貿然下斷語了。」

霍桑道：「那末，你憑着什麼見解竟推翻他的假定？」